留学感言

心灵对话 让留德生活海阔天空

殷悦怡

2014年8月，我赴德国欧洲商学院攻读金融硕士。对即将开始的留学生活，我和很多人一样，兴奋中透着忐忑。当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时，我透过舷窗望着碧蓝的天宇下陌生的一切，心想，这就是我即将度过两年时光的国家了。

海关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我的签证，面无表情地说了几句德语。我当时除了“你好”之外，说不出完整的德语句子，只好以英文对答。“持学生签证，去哪所学校读书？不会德语吗？”那位先生显得有几分不耐烦。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体会到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人的戒心，也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很难符合我对留学生活的美好期待。

3天后，我见到了室友——一个中等个头的德国男生。他直接向我甩出一大段德语，发现我呆然而立，才一脸失望地问：“听不懂？你会说英语吗？”我说会，并做了自我介绍。他显得兴趣索然。我们熟识后，有一次他说：“一开始，挺不想搭理你。”我问其故，没想到，他脱口而出：“因为你是中国人呗。我们对中国人的印象不太好。”

初到德国，我感觉德国同学傲慢、冷漠，反感其总拿中国人说事儿。中国同学都像计算器，只会死念书，每天都在吃米饭……对此，我生气至极，却不知如何反驳。同时，这也让我好奇，想知道他们为何总是如此。于是，我便开始留意他们日常交流，慢慢发现，他们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一样，很喜欢拿对方“特质”开玩笑。比如，德国人经常调侃意大利人说话时手势“搞笑”，嘲笑法国女人都是“老烟枪”，更自嘲他们自己除了吃香肠、土豆，啥也不会。我逐渐意识到，他们大多数时候并无恶意，自嘲与调侃是他们交流的特有方式。对此，亚洲人普遍不喜欢，中国人则更加敏感，往往受不了，觉得他们看不起自己。了解这一点后，我也试着自娱、娱人。比如，当德国同学调侃我“很亚洲”时，我便“自黑”：“别忘了我本来就是亚洲人嘛。”大家会心一笑，芥蒂少了很多。到了假日，我会约上要好的德国同学吃地道美食，包括一种炸制的大片肉排。吃肉排当然要用叉子，偏有同学“起哄”，问我要不要用筷子。对此，许多中国同学要么尴尬自卑，无从作答，要么觉得受辱而生气，据理力争。我则顺着德国人的冷幽默故作玄虚地回应道：“是啊，你们都给我找筷子去！这么大片肉，不用筷子夹着吃怎么行！”他们笑成一片，有人认真地问，这么大片肉是否真的夹得起来，我自豪地宣布：“当然啦，不知道中国人智商高吗？回头拿双筷子来，我给你们表演！”由于我总是宣称什么东西都能用筷子夹起来，德国同学越发好奇，常常乐此不疲地跟我学用筷子，在此过程中，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作者（左二）在德留影

德国欧洲商学院校园一角

从留学生活一开始，我就暗下决心，整个硕士阶段，所有的科目都要在1分（最高等级）以上。到了第一学期末，我的成绩位列年级前5%，成功申请到了CFA一级考试奖学金。到了第二学期，我仍然取得了全科1分的好成绩，开始有低年级的学弟学妹慕名来找我讨教，身边的德国同学也不时来找我帮忙。快毕业的时候，学校里公开选拔一名国际学生参评德国政府学术交流总署每年一度的“国际学生奖”，我以教授和同学联名推荐和校方评选委员会非公开遴选的方式获奖，这是留学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硕士课程完成的时候，学校里邀请我参加新生入学典礼，并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给新生讲话。

今年年初，我以优异成绩击败众多申请者，得到了在瑞银投行法兰克福部门的实习机会，而入职第一天，我就清晰感受到德国同事的“疏远”。我项目上的分析师奥利弗是一个高大帅气的德国男生，也是我的校友，当我兴致勃勃地与他聊起学校里的事情时，他却冷冷地无意攀谈。在起初两周，他没给我任何事做。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源于他对我这个中国实习生的不信任。我每天都设法多接近他，告诉他，任何工作我都愿意做，哪怕是打印装订这样的活儿，因为我想向他多多学习。两三天后，他试探地给了我第一项工作：阅览逾1000份文件并找出其中所有的人名。这一切都顺利完成后，他开始让我接手虚拟资料室的管理工作，逐步独立完成客户演示文稿以及协助构建估价模型。我跟奥利弗渐渐熟悉起来，他告诉我，在我进来之前，公司老板因为一个中国公司并购案不顺利而提出招收一名中国实习生，员工对此心里都有排斥情绪。我猜，这就是当初所有同事看起来都与我保持距离的原因。半年实习期很快过去，我和团队的同事变成了好搭档，我们一起加班熬夜，一起出去晚餐、泡酒吧。到我实习即将结束时，办公室的“老大”们甚至“郁闷”起来，每个人都来极力说服我延长实习时间。部门“老大”告诉我说：“虽然我未直接与你接触，但是奥利弗说很喜欢你，而且为了让你得到分析师的职位做了很多努力。”他又告诉我，在最终决定给我工作机会的诸多理由中，最打动他们的有两点：一是即使接受无聊的工作，我也从不抱怨；二是大家都因为我的积极心态而乐于与我共事。回望一路走来，其实，这两点恰恰当初都是我的“短板”，而留学生活教会了我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人去交流和共处，并从中享受到快乐。

德国生活将近两年，我因得到认同而开心，但也知道未来在此的生活并不轻松。有一次，我对德国朋友说：“我为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你们对中国人的看法而开心。”他们却说：“不是啊，我们对中国人的看法没有变，你不过是特例罢了。”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中国留学生大多单纯可爱，智商很高，但想要融入西方社会，只有努力了解并学会运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境去与其沟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善良和真诚，这才是正确路径。

多么希望有一天，德国朋友们令我开心的评价不再是“你跟我们印象中的中国人不一样”，而是“你和我们所熟识的其他中国人一样优秀”！

（作者就读于德国欧洲商学院）

异域行走

漫步查尔斯河畔

张帆

2014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季，我收到了来自美国东北大学的录取函。那样一张薄纸上所定义的将是我未来两年的异域研究生求学生涯，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初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忘怀。

我就读的东北大学坐落在美国最古老的城市——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对于历史短暂的美国来说，波士顿是一个有故事的古老城市。作为马萨诸赛州的首府、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城市，波士顿曾发生了扭转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事件——波士顿倾茶事件，也正由此导致美国的独立战争爆发。在美国人民心中，波士顿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是孕育了美国现在与未来的地方。

初到波士顿之时，让我最为震撼的是它的“新”与“老”。作为资深“驴友”，我曾走遍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波士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不过是一座小城。然而就是这么一座毫不起眼的老旧小城，却不停歇地焕发着青春活力。自建国以来，波士顿培养着大量的年轻学子——仅在波士顿的大都会区就有100所大学，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我们儿时梦想的顶尖高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青年学子相聚在波士顿，为这样一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波士顿的“老”不止体现在历史上，我们还能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感受到。试着想象一下，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绿皮地铁，“哐当哐当”缓慢行驶在锈迹斑斑的轨道上……很多当地人开玩笑说要举办一场跑步超过地铁的比赛，如果你不亲自体验一下，真的想象不到它到底有多慢，这对于已经习惯了国内快速地铁的我来说真是一个挑战。波士顿还有着大大小小、风格迥异的老旧英式建筑，这曾是当年英国人登陆的地方，这曾是美国殖民历史开始的地方。虽然美国人并不喜欢这段耻辱记忆，可是它就摆在那里，每一栋英式建筑上都记载了历史的存在。

波士顿生命之源——查尔斯河，源自霍斯金顿，流向东北，最终汇入大西洋。著名作家程巍曾写过一本书《查尔斯河上的桥》，真正的查尔斯河就如他笔下描述的一样，在夕阳下波光闪闪，林立在河两岸的学校建筑静静地倒映在水中，静谧而祥和。我最感兴趣的当然要数查尔斯河上的赛艇比赛。这里作为赛艇总部，每年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类赛事，每天都会有运动爱好者练习皮划艇或者独木舟，赛艇赋予了查尔斯河无尽的生命力。

作者近影

最后，作为一个吃货，我一定要介绍波士顿的大龙虾。波士顿沿海，海产极为丰富，而这里名扬海内外的就要数大龙虾了。在国内每次吃海鲜都会有波士顿大龙虾，这下来到了原产地，我更是不能错过。前年，初到波士顿安顿下来，我便迫不及待地找到最赞的餐厅品尝波士顿大龙虾，它也完全没辜负我的期待——最新鲜的食材、最专业的烹饪，再配上最适合的香槟，香气馥郁，令我食指大动，回味无穷。

既“老”又“新”，就是这样的波士顿给我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让我深深爱上这里。在未来的求学生涯里，我要走遍波士顿的每一个角落，用我的脚步来丈量波士顿的尺寸，用我的双眼记录下每一道美丽的风景……

（作者就读于美国东北大学）

留学在“枕戈待旦”的国度

栾萱

凌晨4时，我走下飞机，周围充斥着本已消失千年的希伯来语的嘈杂声。一踏上以色列这块地中海之滨的土地，我兴奋中夹杂着几分不安。我与同伴们一起接着转乘城际火车，向特拉维夫大学火车站进发。下了火车，我正推着行李箱向前走，一抬头，看见一个蓄着浓密络腮胡的中年男子背着机关枪在站台上巡视。我立刻警觉起来，联想到临出发前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加剧，耶路撒冷发生恐怖爆炸袭击。“天哪！看这架势，我一到以色列，难道遇到袭击事件了吗？”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直到安全抵达学校，我才稍稍平静下来。

后来我慢慢了解到，以色列是允许公民合法持枪的，很多人出门时会带枪，甚至携带长约1米的“大家伙”。就我的经验来说，在特拉维夫街头，公开持枪的人并不多，但其他城市比例会高一些。记得有一次去耶路撒冷游玩，我就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犹太人背着一杆大长枪陪一位女士逛街。就在他们不远处，一个腰间别着手枪的小帅哥在一家商店橱窗前看手表。

我的一位同伴特别关注时事讯息，几乎每周都会播报一下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冲突事件，虽然爆炸案是很少很少的，但是那里经常有伤人的事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胆子是很小的，特别是刚到以色列第一个月，一听到发生伤人事件，心就会揪起来，非常害怕自己会遭遇到类似事件，以至于不太敢出去。过了一段，我感觉适应了一些，开始奢着胆子利用周末出去旅行。

在公交车上、火车上，我警觉地观察着身边一张张陌生面孔，他们中半数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大兵。他们经常背着长枪，乘车巡视以色列的领土。看着他们来来往往从身边经过，我常常感觉，这国时时处处隐藏着未知的危险，而他们随时都处于临战状态。

特别让人吐槽的是，那些随身携带长枪的以色列大兵们显得太随意了，尤其在空间比较大的城际列车上，他们把枪随手放在相邻的座位上，有时枪口正对着过道，当其他乘客经过，或者坐在过道另一面时，就不得不直接面对着那黑洞洞的枪口。而我就有几次直面枪口的经历。第一次时，当然是紧张不安，心中默默叨念“千万别走火！”，之后就放松了一些，再后来，我居然也能够貌似“从容”地在枪口前品起咖啡来。

服兵役是每个以色列人的义务。18岁后，男性服兵役3年，女性2年，之后可以选择做职业军人，也可以退伍从事其他职业，但是每年也要去军中服役6个星期，具体时间可以自己选择。我想，自己旅途中所见的背着大包小卷，或者携带枪支的大兵，很可能只是回家休息两天，或者要去服几个星期的兵役而已……

（作者曾就读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灾害体验馆一角

作者近影

我的“灾害体验”之行

陈洋

日本由于自然灾害频发，非常重视防灾减灾教育。比如，出版发行了很多关于应对地震、暴风雨等自然灾害的逃生指南，而中小学课堂会讲解相关自救方式。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亲身体验更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日本全国各地的防灾体验馆逐渐增多。近日，我就在老师安排下和研究室的两名同学一起去了位于东京都池袋站附近的防灾体验馆，亲身体验“灾害”。

防灾体验馆免费向所有人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我们师生一行4人抵达池袋防灾体验馆时，就看到由日本语学校组织的共有二十多人的留学生参观团。

这个防灾体验馆共分两层。第一层有前台接待、视频教室、抢救体验教室、儿童空间，第二层则有地震体验教室、烟尘体验教室、救助与救援体验教室、救火体验教室、紧急通报角等。

在进行地震体验前，我们先在视频教室看了一部大约25分钟的以地震为主题的影片。早在2012年，日本的研究机构预测在今后的30年里，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南部地区发生里氏7级的直下型地震有高达70%的可能，所以这部影片的主题也是模拟东京发生7级地震前后的景象。来日本留学这几年，我也经历过几次震级较小的地震，但在这部影片中看到因地震而倒塌的房屋和狼藉的街道，还是蛮让人震撼的。

看完地震主题影片后，我们去了第二层的救火体验教室。讲解员细致地教我们如何正确地使用灭火器。说来蛮惭愧，我也快30岁了，在此之前还真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这次拿灭火器模拟了一把。

接下来，我们去了烟尘体验教室。烟尘体验就是从有浓烟的屋子按照指示灯提示从安全出口逃脱。说实话，如何从火灾现场逃离，我还真是没有一点经验，这次讲解员告诉我们在逃离的时候，要半蹲用湿毛巾捂住嘴和鼻子才行，之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捂住嘴，快速逃跑即可。

我们最后来到地震体验教室。在正式体验之前，讲解员播放了一段影片向我们介绍地震、海啸是如何产生的。尽管这些知识在书本中也有，但是通过卡通影像的表现形式，这些信息变得十分通俗易懂。接下来的地震体验十分有意思，池袋防灾体验馆是模拟家庭场景，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忽然发生地震了。讲解员问我们希望体验哪一级地震，我们毫不犹豫地说7级——因为5年前东日本大地震的震级就是7级。我们4个人围坐在一起后不久，地震模拟的设施先是微微晃动，接下来就十分剧烈晃动。我们按照事前的指示，在开始晃动时就迅速钻到桌子底下，手扶着桌腿，把头埋在桌子下方。整个过程持续了42秒，确实令人非常恐惧，事实上东日本大地震时这样的晃动长达3分钟。

通过在防灾体验馆的体验，我感受到通过模拟的火灾、台风、暴雨等看似离人们生活很远的自然灾害，更有助于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助于培养人们的防灾意识，因为这样的体验远比晦涩的书本或课堂教育更为生动真实。幅员辽阔的中国，自然灾害频发，我们也要不断增强灾害意识，大力增强“防灾”“应对灾害”的能力。结合日本的经验，我觉得中国社会也可以考虑更多建立类似防灾体验馆的公共设施，在寓教于乐中将防灾知识、应灾手段进行普及，提高国民的灾害意识。

学子观察

（作者为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

作者近影